

海的韵律，河的涛声

——焦裕禄在大连起重机器厂的一段心路历程

高建国

1955年2月，苏联援助的重点建设项目洛阳矿山机器厂，经第一机械工业部和苏联方面同意，决定提前一年建成投产。根据建厂需要，半年前赴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的焦裕禄等五名调干生，中断在校学习，转往大连起重机器厂（大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实习。

这个决定，对经艰苦努力通过预科阶段学习考试，准备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焦裕禄等人，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转折。焦裕禄以坚强的党性毅然放弃在“工程师的摇篮”圆本科梦的设想，于同年3月来到中国起重机械行业的排头兵大连起重机器厂，任机械车间实习主任。

拉牛尾巴的搞工业，这无疑是一次惊险的跳跃。焦裕禄少年因家贫高小辍学，1947年8月由山东博山区武装部干事选入南下干部大队，在惠民整训三个月，于1948年初到达河南鄢陵县，随之到尉氏县参加剿匪和土改，先后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大营区副区长兼武装部部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等职，与豺同穴巧辟暴乱、三擒两纵黄老三，领军平定淮海和剿匪土改都搞得风生水起。1950年，焦裕禄任团尉氏县委副书记，1953年6月由团郑州市委第二书记调洛矿工作。

焦裕禄第一次走进大起厂足有几个篮球场大的机械车间，只见形态各异的机器琳琅满目，凌空而过的天车穿梭往来，像是置身现代工业博物馆；参加车间生产会只能洗耳恭听，眼瞅着别人说得头头是道，自己干着急却插不上嘴；同工人接触交流，只能拉家常、谈思想，光打“隔山炮”，一涉及生产和技术问题就一窍不通；对车间生产管理，他也十分生疏，什么计划安排，什么工艺流程，一概不明就里。

几天下来，焦裕禄急得像针毡上睡觉——坐卧不宁，忍不住时，便私下里问车间主任：“掌握这些管理业务，得多长时间？”

“用一两年时间，大概可以摸到点儿门道，入门得好几年。”

紫藤萝的春天

张小红

安静是一种情愫
你是诗
编剧需要故事
爱要有天分

紫藤萝爬上心口
缓缓地开
你走来了
季节开始葱茏

你来向春天告别 和我
这是生命的初衷 言不由衷
寒鸦钻入暮云 叫了一声
像一个预言

◇ ◇ ◇ ◇ ◇ ◇ ◇

垂钓时间

脆弱关闭心灵之窗，让双腿扛着躯体，运载着存放禅定灵魂的脑袋，到阳光里漫无目标地随处游荡。

6月末的最后一个周末，正午时分之后，日欲偏西，俺又处于意识不能专注的窘境。那么，出门吧，和灼热的阳光一起飘浪。

步行穿过几个街区，我到了北边的一条小河边。缓流的河水给人一丝凉爽，我也精神地抬头四望。两岸绿树葱茏，树荫下人影晃动，或戴或不戴口罩的男女老幼，要么嬉戏林间，要么疾走，还有人安坐树下，享受夏日的清凉。

对了，这条河是李哥常来钓鱼的地方——我老说他沉迷于无意义的生活，今天他会在吗？沿河边搜寻，没见老哥身影，但好几处有人静坐在钓鱼竿旁。在一个有仨老汉垂钓的河段看了一会儿，热，略感劳顿的我，坐在边儿上阴凉处的石块上静观起来。

相隔两三米的三人蹲坐在自带的小凳上，各自面朝河水一语不发，雕塑模态地盯着水面，不知道是眼里无物还是有自己的鱼漂。间或起竿，收回空空如也的鱼线，打理一番鱼钩，又扔回河里。时间长了，有人也偷闲吞云吐雾。想看钓到鱼的情景，然而总没有鱼上钩，我也有了一点雕塑模样的。

“走啦。”不知过了多久，先撤的收起鱼竿儿和凳子自行离去了。稍后，另一个留下“明儿见”的声音也离开了。

“你们天天来啊？！”我搭讪说，留下的这位会搭理我吗？这时他正忙着起竿儿——还真钓着了，鱼也就手指般大小，像是小鲫鱼。没有我预想的表情变化，面无表情的钓鱼哥不紧不慢地摘下鱼看了两眼，然后扔回河里，接着是换鱼饵继续钓鱼事业。

“没事儿就来。”一系列动作之后，他回说。“我看你跟这儿看半天了，没事儿也来试试呗。”他看我一眼，估计当我同龄人了。“我沒耐心。”没想到我这话让沉默哥——差不多一下午没见他说话——打开了话匣子。

你边儿上上看都能半天，怎么会没耐心呢？咱这也不是技术活，就是找个乐，消磨时间。我刚退休那阵儿，也是成天磨皮擦痒，不知怎么着好，写字画画养鸟放风筝不喜欢，读书也读不出个道道儿来，……倒是喜欢安静，可家里老有人看电视，那太闹腾，也没什么好看的。后来也是在这儿转悠，见有人钓鱼，就买了鱼竿儿来凑热闹，结果不错，慢慢习惯了，腿儿来腿儿回，再养养性子，急脾气没了，身体、心情都不错。

“要这么长时间？”他心里一惊。历史的转折已经完成，我们熟悉的武装斗争已不再是党的中心任务，陌生的经济建设亟待学习掌握，必须以革命战争年代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刻苦学习，脱胎换骨，尽快成为管理工业的行家里手！

从驰骋沙场的猛将，到熟稔工业管理的专家，迥如霄壤的业界壁垒，像是横在眼前的一座喜马拉雅山。而由此及彼的追赶和超越，亦是凡夫俗子眼中需用光年计算的海量时间！果然，焦裕禄的入门之路走得并不顺利。入厂不久，洛矿来的一位同事去资料室借图纸，把减速机图纸的俄文代号“60-4”读成“604”，在厂里传为笑谈。被讥为“604”的洛矿实习干部灰头土脸，仿佛披上了不受人待见的马甲。

面对这场风波，焦裕禄因势利导对大家说，科学文化基础差，是旧社会强加给我们的历史缺憾，但不能作为安于现状的理由，必须知耻而后勇，发奋学习由外行变内行，尽快甩掉头上的“604”帽子！

焦裕禄登高望远，屏气敛声开始了坚韧的进军。

月隐星移，白昼与黑夜的概念似乎消失了，朝霞和晚霞在弥漫着机油味的车间相织相连。为尽快搞清工艺路线，焦裕禄采用笨办法，按加工流程跟着部件走，不厌其烦往返车间十几台机床，逐道工序从头学，直到搞清弄懂。为了看懂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器图纸，他常带上图纸下车间，对照实物逐一辨认，现场比对图纸上的符号识别机器零件。晚上，他一头扎进图纸室，悉心琢磨“正视”与“俯视”原理，在灯下用暖瓶、茶杯体悟投影的奥秘。他还虚心拜有实践经验的老师傅为师，在听声响、看切削、辨火花中，快速识钢型、辨材质。

焦裕禄下苦功研读《工厂管理基础知识》《关于车间作业计划》等书籍。车间计划员编排生产计划，他总是不离左右。几个月工夫，焦裕禄不仅对车间机器性能、加工工艺、生产流程烂熟于胸，而且能够独立编制符合车间生产流程和要求的生产计划。

1956年12月底，焦裕禄举家返回洛矿，被任命为全厂最大的车间第一金属加工车间主任，开始了工业战线九年大放异彩的新征程。

（本文根据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作者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改写，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小憩

唐宁侠 摄

南湖那条船

黄长江

此刻 南湖那条船
泊在上海边的港湾一角
十三条汉子
来到船上 是要
缝补破碎的山河

为了躲避追袭的子弹眼睛
船朝嘉兴开去
发出声波响遍整个地球
余波至今还在绵延不绝的声音

镰刀和铁锤紧紧地靠在一起
就像两只手紧紧地握到一起
握得所有的人 几万万人
都泪水盈眶
此时的船早已行至南湖
静浮在一个最宜放眼
四望的地方
展开想象的翅膀

感慨和畅想
让人插上翅膀
一起去缝补山河
一起去赶射豺狼
让这片山河上的人们
脸上都漾起灿烂的荣光

如今 南湖那条船
已闯过了无数的险滩
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有了新的伟大梦想
浩浩荡荡地航行在大海上

金麦桔，银麦桔

葛亚夫

夜晚，麦田像黄牛般卧着，一棵枯秆一颗牙，把白天饕餮的阳光，反刍成漫溢的月华。

所以，麦粒是金黄的，来自太阳；面粉是银白的，来自月亮。每粒麦子里，既有阳光的味道，也有月亮的味道。人吃麦子活着，生活也一半是太阳的颜色，一半是月亮的颜色。

割麦时，村人都起得很早。孩子、大人和老人，三军用命。咬一口馒头，手里就剩一轮下弦月；喝一瓢水，肚里就摆一轮上弦月。他们精神矍铄，像一弯新月，游弋在麦田里。

月牙像一张弓，月光的箭矢，把村庄射得比麦田还远。镰刀像一弯月，麦子的箭矢，把麦田射得比村庄还远。

村庄的人弯着腰，像一张弓，像一弯月，汗水的箭矢，把时光射得比月光还远。

麦是金黄的。麦穗是金的，麦桔是黄的，它们都有着阳光的肤色。

碾去麦穗，麦桔是月白的；碾去麦壳，面粉是月白的。它们都隐匿着月光的胎记。

麦桔站着时，是金黄的，是天地的黄金通道，麦穗是咸阳，每粒麦都是一场鸿门宴。

女人都有着虞姬的柔软，纤手一挥，就拂去男人满面的征尘，褪下满身的金甲。

女人遇到麦桔，就像虞姬遇到项羽。心思如针，三千青丝，一千编织成馍盒，可以慰风尘；一千编织成草帽，可以遮风雨；一千编织成首饰，可以诉风情。

男人都自诩为力拔山兮的项羽，他们和女人一样气盖世，看不上刘邦。

村庄里，女人是月亮的白，男人是太阳的黄，他们的故事也是月亮和太阳的故事。

麦桔倒下时，是银白的，是人世间的星光大道，一段桔桔，一段时光的筋骨。

老黄牛干着伤筋动骨的活，吃着麦桔和麦麸疗养生息。

石槽里，桔桔是白的，麦麸是黄的。男孩注视着，嘴角边也溢出月光和阳光的滋味。

牛棚下，牛的牙齿是白的，毛肤是黄的。男孩抚摸着，手心里流动着月亮和太阳的温度。

天地间，男孩伏在牛背上，揣着那个传说，白天溯游在阳光里，晚上溯游在月光里。

当男孩有了阳光的肤色，织女就披着月光走来。男女间的事，也是太阳和月亮的事。

银麦桔能治愈老黄牛，让他还魂，生龙活虎；也能治愈泥土，让他站直，遮风挡雨。

男人把麦桔铡碎，掺一口水，喂到泥土里。那些流失的钙铁锌，又重返骨质里，泥土也青春返照。挺直腰板，站成一堵铁骨铮铮的墙。白天，太阳照在墙上，麦桔是黄的；晚上，月亮墙上，麦桔是白的。土墙里的生活，也一半是阳光的灼烫，一半是月光的温柔。

那一年，“牛鬼蛇神”掘开祖先的坟墓，焚棺坑碑，祖先在荒野上哭泣，无家可归。

爷爷一无所有了，背筐麦桔偷偷去上坟。他深信，人间的麦桔是阴间的金条。

祖先的骨骼零落一地，比月光还惨白。麦桔金黄，火光比阳光还刺眼。

爷爷抓把土，撒在空中，呼唤着祖先：祖先回家了，回家拾钱了……

人世间的事，是太阳和月亮的事。人鬼间的事，是月亮和太阳的事。



邛海全景

郭建良摄影

